

融雪的憂鬱

這些天，格奈娜老覺得心慌。

她今日，原本和家僕一道在外溜噠，想挑個送給朋友的禮物——那個朋友是她搬到蘭島王城時第一個結交的友人，也是個和她年紀差不多的孩子。不過他是男的，沒有一份不合年齡的嚴肅氣，這對於從小就生長在軍人家庭的格奈娜來說，是很稀奇，也很好玩的事。

應該說，只要跟那男孩在一起，就能讓她開心。他總有新法子哄她開心。

但她已經三天沒去城郊找他了。

此一時際，她手中原來拿著一個作工挺精細，外型漂亮的音樂盒，飄著原木的氣味，悠揚的樂音自琴箱中傳出，現在是大白日，但這陣琴韻卻予她一股隴月的蒼涼。倏然，她低呼一聲，左手緊揪住心口，不明白為什麼心口一股一股痛。她叫旁頭的女侍幫她把音樂盒擱回去，她還太小，構不著三層櫃子的高度。

女侍有些困惑。「不買嗎？小姐？」

「我們……我們回去，買東西，不急。」她雙眉緊蹙，預感有什麼大事要發生。這是種壞朕兆，想來她先前有過這種感覺，是在兩年前。而她最喜歡的娜迪，一條雪白色的母獵犬，就突然得了急病死了。

現在的她還未意料到，自己的預感竟會這樣準。

準到她無法原諒自己的地步。

※

※

※

半個月後，蘭島王城外南邊矮丘。

「所以說，妳就這樣把長髮剪了？」

一個棕髮綠眼的男孩，上一刻那雙翡翠綠的眸子中還存著某種戲謔，現下卻被滿滿的震驚和憂慮取代。「妳……唉……真抱歉，我不太會講話，不知道說什麼來安慰妳，更何況……」

格奈娜轉頭看著低下頭去的男孩。他向她說過他是旅行藝人的兒子，但她叫他露個幾手，他總是推搪不肯。

那男孩一向都快活的模樣，縱使是被父親慘罵一頓，也沒有半分難過的神情，甚至還能反過來逗她高興。

但望著他卻爲了她的事面顯苦色，格奈娜覺得空盪盪的左胸，頓時有什麼東西進駐，熱暖暖的，她也說不分明。

她躊躇一會，拿出藏在身後的紙袋。

「雖然你的生日已經過了，但我還是挑了個禮物給你。」她將紙袋交給他，看著他初始大惑不解的模樣，而後，他竟笑出聲來。

「妳記錯了，哈哈，我的生日是兩個星期後呢。」

男孩接過禮物，笑靨著格奈娜的瞠目結舌。「我還是頭一回瞧見妳這呆模樣。」他說，不意外她會臉紅。

「我……」她胸中堵著一口氣，想反駁，卻又不知如何應起。

「但我還是不明白妳爲什麼要因爲妳媽媽去了綠茵之地，妳就得把頭髮剪短？」男孩卻先將禮物擱到一旁，身子往格奈娜靠去。「妳以前那樣多好看？洋娃娃都沒妳漂亮。」

她推開他，雖然彼此之間還有一條胳膊的距離。「你不先看我的禮物？」

他不作聲，凝睇著她，彷彿想從她身上找尋到什麼。

他那雙眼睛，真駭人，她只覺得自己無法直視那雙眼，在逆光下，她無所遁形。就連充塞心內的悲傷，和方才的異樣感覺，也盡被吸納到那兩汪深潭中。她啞了，得過了很久，才會驚覺自己像是著了魔。

她掀唇，卻過了半晌才發出聲音。「你……你再這樣，我就先走了！」

「我哪樣了？」男孩順著她的視線看過去，才發現那禮物。

當下，男孩拿出禮物，拆了包裝，將音樂盒在手中轉了又轉，一頭霧水。「妳送我這什麼東西？」

「音……音樂盒呀……」她支吾著。

男孩聞言，隨後大笑出聲，彷彿適才的憂鬱和認真全都是演出來的。她心底窘悶極了，卻又不知道該怎麼制止他，只得放任他爽朗的笑音隨風掠過耳廓，不知怎的，她竟覺得舒服。

男孩笑夠了，興許是知道自己笑得渾沒禮貌，旋即清了下嗓，撇頭看著頰心嫣紅的她。

「告訴我，是誰要妳送這個給我的？」

「我……我自己要送的。」格奈娜回頭，對上他一雙噙笑的綠瞳，趕緊又轉回來。「我覺得這東西很漂亮，而且它的聲音……」

此刻，男孩已經旋了發條，樂音淌出，如一泓清泉，一縷薰風，滴溜溜轉過她心頭。她偷覷他一眼，發覺他也在看著她，大刺刺的，她感到面皮又一陣燥熱，連忙又掉過頭，但他卻開口。

「這是異鄉的夜曲呢，妳不知道嗎？」

「我……我只記得這旋律我小時候聽過。」

「這也難過，妳從北方來的嘛，這就是北國的曲子。」男孩恍然說道，笑得天真。「妳知道曲子的故事吧？」

卻沒意料到她搖起頭來，男孩似乎有些訝異，但也沒多問什麼，直接講起故事：「有個男人，他是個吟遊詩人，有一天流浪到了北方國度，他人生地不熟，卻在近郊尋到間廢棄空屋，他把那當自己的家，卻覺得自己好寂寞，趁著一天放晴，他作了個雪娃娃，在家門前，每晚他都吟唱著樂曲，用把老琴伴奏，約莫一年後，他夢中總會見到個女孩，她唱歌，而他奏琴，他每每問那女孩的來歷，但她總是搖頭，她也不會說話，只會唱歌。」

格奈娜眉頭一緊，忙著揚掌插嘴道：「我……我聽過那故事，我想起來了，但結局好可憐的……你別講了。」

男孩愣住，旋即抱歉似笑笑。「瞧我，真的不會講話，妳好不容易打起精神，我又害妳難過了。」

她曲起腿，將下頷擱在膝頭。「這不是你的錯……」

「其實我沒有媽媽呢。」

格奈娜聞言，有些吃驚地瞅著他，但他只報以淡然一笑。

「我父親管我管得可嚴了，但他愈管，我就愈不服從……」他欲言又止，話音一到了喉間又被硬生生塞回去。格奈娜想問，但她清楚這不是她有權力明白的角落。

人的心間總有些晦澀的角落，她得過了好多年以後才會幡然領悟。

此時，男孩又旋緊音樂盒的發條，音樂盒上的華麗馬車緩緩轉動著大輪，像能把人載到某個夢想裡去。

「妳要我回答問題，我全答了，但妳呢？妳還欠我一個答案。」

「答案？」她偏著頭問，不明白他的話。

男孩嘆口氣。「妳為什麼剪頭髮？以前那樣多好看。」

格奈娜眸光黯下，越起了片刻才回答。「……是父親要我剪的，他說一個男孩子，不能留長髮。」

「男……男孩子？」男孩顯然挺吃驚，一雙眼不住瞟著格奈娜看。

「我當然不是男的，但是我父親想把我當作男的。」

「妳父親幹嘛這樣？」男孩問出口，卻察覺格奈娜神情有異，連忙轉圜道：「妳可以不用講……」

「我父親是個軍人，有望升為皇宮侍衛長。」格奈娜的聲音毫無情感，甚至帶點無力的憤恨。「從小，因為我是獨生女，父親總用他對待軍人的眼光來審視我，他甚至不叫我的名字，完全把我當個兒子來看，我能留長頭髮，還是因為母親求他，他勉為其難答應的……」她咬著唇，鼻間一縷辛酸味激得她眼疼。「母親走了，我當然沒有留頭髮的理由，你知道嗎？我前

些天還差點從馬背上摔下來……我才十歲啊，爲什麼得受這種痛苦？」

「妳……妳別哭了，喏，拿去。」

格奈娜接過男孩遞來的手帕，有些不明白爲什麼一個旅行藝人的小孩會隨身帶這種潔白的巾絹，一擦，這還是上好的絲料。

「謝……謝謝……」她說。

「其實每個人都有每個人的苦衷，妳很難過，想必妳父親也不會好受到哪去。」男孩似乎想到些什麼，頓了下又繼而開口道：「不過，妳明明這麼可愛，哪有這麼可愛的小男孩，」

格奈娜一聽，破涕輕哂。「是呀，你比我可愛多了。」

孰料男孩不出聲，又開始盯著她看；格奈娜不想重溫適才那種感受，趕緊出聲喚他。「哎，你……你說些話啊。」

「行，只要妳笑一個給我看。」

格奈娜覷著男孩突如其來的認真，不禁迷惘。「啊？」

「我只要妳笑一個給我看。」男孩的語氣執著，大有妳不笑我就閉嘴的意味，格奈娜只得無奈地笑了笑，男孩拍拍她的頭，輕輕地。

「這才是我的好女孩。」驀然，他看向西天雲彩，暮色有些濃了，他問她。「妳要不要走了，我送妳一起回去。」

「不……我不想回去，讓我在這裡多待一會兒吧。」她打了下哆嗦，但這明明是個溫暖的黃昏。

男孩鬨眉。「妳不怕有野獸和壞人嗎？」

「這裡不會有野獸的，至於壞人……」格奈娜身手俐落，只見一道閃光掠過，她右手已多了把鋒利匕首，在夕光下閃出冷冽。「這就夠了。」

男孩苦嘆一聲。「那我走了。」旋即，他跳下矮坡，身法靈活，她看傻了瞬間，待到憶及還沒問出口的問題，她不禁懊惱嘖了聲。

「唉……我又忘了問他的名字。」

※

※

※

寬廣的長廊上，響起一陣蹺音，雷響似的，一下下都震在人心上。

「格雷，格雷！」大腳一跨，侍衛長勞爾看向前，不意外自己女兒會待在後院練劍。「妳還在這，格雷，我方才叫妳，妳怎麼都不應聲！」

「我不是格雷。」格奈娜收起劍，臉色冷峻。「父親，我是格奈娜。」

勞爾不理會她的糾正，置若罔聞。「今天要去教堂，妳怎麼不先在外頭等我？」

「因爲父親明日要驗收成果，我不能浪費任何時間。」

兩人臉色都不好看，彷彿這兩人根本不是父女，而是對仇家。過了良久，勞爾鼻間哼一口大氣，拋下一句話。

「我先去外頭馬車那等妳。」

他大步邁離，她聽著父親的腳步聲愈來愈模糊，格奈娜摔下手中沉重的劍，她的手上盡是紅腫的繭子，眼中的景物，也愈來愈模糊。

※

※

※

一進教堂，她就發現他了，那男孩。

她沒想到竟會在教堂看見他，更沒想到會見到他和其他孩子玩得好開心，那種氛圍刺在她心上，微微震顫的麻疼，帶點窒悶。

勞爾發現她的心不在焉，在神父唸主禱文時打了她肩頭一下。「我們在禱告，專心些。」

格奈娜應了聲，但閉起的眼仍會偷偷打開，目光往他的身影追去，他似乎沒發現她……這也難怪，畢竟從他的角度看，她恰好被父親的魁偉身子給遮住了，更何況一般孩子都不敢看向她父親。

令她介懷的是一個全身黑衣的小姑娘，她知道那身黑衣飾是葛爾蘭神職人員會穿上的，卻不知道她為什麼會穿著那套衣服。

那小姑娘沒有玩遊戲，坐在一旁木排椅上，手中拿著經書，但眼睛卻是看著那笑鬧的男孩。

和她一樣。

猛然意識這點，格奈娜收回視線，卻怎麼也無法平靜，後來回到了家，亦無心練劍，就躺在床上，看著自己的手繭，旋即翻身下床衝到鏡子前，瞪著自己比男孩還短的藍銀頭髮，眼神空洞。

她沒再去找他，自這天以後，她不想再見他了。

但卻在一個意想不到的場合上遇見了他。

「嘿，勞爾，這是我兒子，應該和你女兒差不多大吧，今天就是他的生日宴會，彼此認識一下吧？」

格奈娜瞪大了眼，不能理解為什麼會在這碰見他，又為什麼蘭德爵士竟會將手搭在他肩上，介紹說這男孩是他的「兒子」。

「希洛，跟人家打聲招呼啊。」

「格雷，不跟小男爵行個禮嗎？」

兩方父親異口同聲，渾然沒覺察到此刻的異樣：希洛也瞅著格奈娜看，一臉驚訝，卻遠不及格奈娜的震撼。

她被騙了，被騙了嗎？

「喂，這矮丘是我的地方，妳怎麼可以未經我允許就坐在上頭啊？」

這是他第一次對她講話，她仍記得好清楚，包括他的一笑一顰，甚或是一句捉弄的揶揄。

但這全是騙人的，包括什麼旅行藝人的爛謊話。

她早該明白，有太多蛛絲馬跡，可是爲什麼以往她卻見不到？

父親一聲吼，把她的心神震回。「格雷！妳怎麼在發呆……」

「我不是格雷，父親，你究竟要我講多少遍！」格奈娜喊了回去，她根本不敢抬頭瞥向父親，身子一轉，直向外頭跑去，在場的兩個大人都木著了，希洛也怔了下，旋即追了上去。

※

※

※

夜色積漸深沉，但在城外不遠處的某處矮丘上，卻隱約有零星火花。她蜷縮在一棵白楊樹下，樹蔭遮去了她頭頂的月暈及星光，她抱著自己的身子，幾乎要睡去。

但一道窸窣聲響卻使她將睡意驅逐。

「妳還真的在這。」一看，是希洛，他瞧上去有些疲累，連話音也帶點沙啞。「要是我沒來這找，妳豈不是要睡在這了？」

她不答話，轉過頭去。

「喂，我爲了找妳，鞋底都是泥濘，還被石子絆倒了三次，妳就算生氣，也不能讓大家都找妳找得很辛苦啊……」

「你爲什麼沒告訴我你是什麼男爵來著的，還騙我是旅行藝人！」

格奈娜展眼抬頭，卻悚然一驚，因爲希洛已欺到她身前，他目光炯炯，比星宿還燦爛。

「妳很生氣嗎？」

她哼聲。「誰不會生氣！」

「我以爲……妳很高興。」

「我爲什麼要高興？有人被騙會高興的嗎！」

「但是我先前有好多玩伴，他們知道我是男爵以後，有的是高興，有的是害怕，就沒一個人是生氣。」他撓撓頭，話間有絲懇求。「回去吧，妳父親也在找妳呢。」

她想都不想，直接脫口回駁。「但他找的不是我！是個叫什麼格雷的傢伙，不是我……」

「格奈娜。」

希洛喚出她的名字，她默然半晌，旋即望向她，微啓的唇好像有些話想講，卻又遲遲不出聲。

「別那麼吃驚，我當然知道妳的名字，我又不是笨蛋。」

她吞口水，發現這男孩遠比她所想的還……深不可測。

「你今天才知道的嗎？」

「妳來這矮丘第三次後，我就知道了。」希洛索性坐到她身側，擒住她手腕，不准她避開。「我父親跟我講過從北方來的侍衛長有個女兒，瞳色和髮色一模一樣，冷冰冰的顏色，但是長得很漂亮，長大一定是個美人。」

她對此嗤之以鼻。「哼……美人又怎樣，臉能拿來打仗嗎？」

「人們總喜歡看美女的。」

「那我就偏不讓其他人看著我的臉，行了吧？」她起身，卻發現希洛還抓著她的手，害她一個重心不穩差點向前栽去。「放開。」

「妳要回家嗎？」

「我回不回家關你什麼事？我受夠了！憑什麼要我當一個不存在的人，我為什麼不能是我自己？女人，女人又怎樣！女人不能打仗，不能作戰嗎？只能洗衣煮飯帶孩子？」

「我沒這樣講。」

她甩著他的手。「那就放開我。」

未料他竟在下一刻哼唱起音樂盒的旋律，那首藏著一段心傷的夜曲。

她癡了，停下動作。不是因為他唱得好聽，而是因為他的神情，她說不上來，只知道內心一把怒火頓時被澆淋，另一種揪心的感受擒住了她。

他一曲唱畢，笑著開口。「還記得我同妳講的故事嗎？」他也起身，站在她身側。「妳就像那雪娃娃，堅強卻脆弱。」

他明明還比她小一歲，為什麼他站在她身邊，竟能把她身前的星光都擋住？「我……我才不脆弱。」

連她都覺得自己像個小女孩般耍倔強……但她不小了，她十一歲了。

「妳怎麼不脆弱，太陽一出來，妳便融化了。」希洛拍拍她頰心，露出笑靨，他的笑幾乎害她停了呼吸。「相信嗎？我或許是個太陽噢，哈哈。」

她忘了那時的自己是怎麼回答的，或許，她只賞給他一聲冷哼，便背身走遠，頭也不回。

她開始學習戴頭盔，雖然戴那玩意，好重，也好熱。

但她父親卻喜歡。

「格雷啊……好，這麼小就知道要戴頭盔，不愧是我們家的孩子！」

格奈娜對此只能輕輕一哂，再不多話。

其實，她知道自己總有完全拿下頭盔的一天。

六年後，在某個風狂雨驟的日子，她站在城牆上，遠眺著蘭島王城，以及在城郊，那個植有大樹的矮丘。

驀然，一把聲音繃斷了她的冥思。

「我就知道妳在這。」總是帶笑的語音，漫不經事，卻又成熟歷練。她不用回頭，也知道這男聲的主人是誰。

【完】